

<<郁达夫散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郁达夫散文>>

13位ISBN编号：9787806751473

10位ISBN编号：7806751475

出版时间：2003-04-01

出版时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作者：郁达夫

页数：25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郁达夫散文>>

### 内容概要

诗歌，抒发我们的浪漫情怀；散文，倾诉我们的心灵密语；小说，容纳我们的英雄梦想。每一种文体，都有它不一样的魅力。

《名家名作精选》系列收录了22位著名作家的经典之作，这里有他们的离合悲欢，苦辣酸甜，他们为青春歌唱，为爱情幽伤，在特别的岁月写下了特别的文字。让我们随他们的笔迹再回味一遍青涩年代，再温习一遍陈年旧事，让我们再感动一次……

## <<郁达夫散文>>

### 作者简介

郁达夫，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他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才子，同时又是文坛上一位命运坎坷的大师。代表作有《沉沦》《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等。

他的散文与他的小说一样，充分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写得清新秀丽，富有气势和神韵。具有真率、热情、明丽、酣畅的风格。他用类似“闲话体”的方式，像老朋友一样，尽情宣泄他的喜怒哀乐，在不拘一格的倾诉过程中使你感动。这种恣肆放达、充满感染力的写法，反映出郁达夫超凡的才情。

<<郁达夫散文>>

书籍目录

纸币的跳跃 微雪的早晨 杨梅烧酒 海上通信 一封信 归航 北国的微音 空虚 春风沉醉的晚上 茑萝行 北平的四季 零余者 灯蛾埋葬之夜 小春天气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南行杂记 一个人在途上 青烟一- 立秋之夜 还乡记 还乡后记 志摩在回忆里 故都的秋 杭州 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 我的梦，我的青春——自传之二 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 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 远一程，再远一程！——自传之五 孤独者——自传之六 大风圈外——自传之七 海上——自传之八 两浙漫游后记 记耀春之殇 西溪的晴雨 钓台的春昼 花坞 闽游滴沥之二 闽游滴沥之五 饮食男女在福州 怀鲁迅 马六甲记游 雨 沧州日记 移家琐记 江南的冬景 半日的游程 方岩纪静 烂柯纪梦 仙霞纪检 出昱岭关记 杂谈七月 杭州的八月 银灰色的死

## &lt;&lt;郁达夫散文&gt;&gt;

## 章节摘录

纸币的跳跃 绝大的一轮旭日从东面江上蒙蒙地升了起来，江面上浮漾在那里的一江朝雾，减薄了几分浓味。

澄蓝的天上疏疏落落，有几处只淡洒着数方极薄的晴云，有的白得像新摘的棉花，有的微红似美妇人脸上的醉酡的颜色。

一缕寒风，把江心的雾网吹开，白茫茫的水面，便露显出三两只叶样的渔船来。

朝阳照到，正在牵丝举网的渔人的面色，更映射得赭黑鲜明，实证出了这一批水上居民在过着的健全的生活。

做晚上刚从远道归来。

晚饭的时候陪他母亲喝酒，却醉到了好处，虽然有点动了伤感，但随后终究很舒适地熟睡了一晚的文朴，这时候也曷亨曷亨地在厚棉被里嗜醒了。

他全身抽动着咯了几声，向枕边预备在那里的痰盒内吐了一口带血带灰的粘重的浓痰，慢慢伸出手来把一面的帐子钩起，身体往上一移，将腰部斜靠上了床头安置着的高枕，从高楼上临江的那扇玻璃窗里，抛眼向外面一望，就看见了一幅儿时见惯，但有多年不曾看到的，和平美丽，初冬江上的故里清晨的朝景。

“啊啊！”

不由自主地发了这一声也像是嗜后的余波，也像是美景的激赏的感叹词之后，那一脸悲凉的微笑，又在他的油腻得很厚的脸上呈露了出来。

“踏遍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

静看了一会，带着呵欠，微微地拥鼻哼了两声，他的肩上就披上了那套盖在被上的絮袍夹袄，从絮袍袋里他又摸出了一支吉士牌烟卷来点火吸上。

将上半身靠向了床栏，呆瞪着两眼，长长地把烟呼了一口，又慢慢地尖着嘴向前面舒的吐出了一口白色的烟气，他的朦胧的心里，无端竟酿起了一阵极平静极淡漠的伤痛的哀感。

不过你若问他，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那这时候怕连他自己，也不能够直截了当地说出他所以要伤痛的原因来。

使他伤痛的原因，似乎是很多很多，自从他有记忆以来，一直到今朝挨着病醒转在故乡的卧床上的此刻为止，二十七年间，他所遭遇着的，似乎只是些伤痛的事情的连续。

他的脑里，心里铺填在那里的，似乎只是些悲哀的往事的回思。

但是这些往事，都已升华散净，凝成了极纯粹，极细致的气体了。

表面上包裹在那里的，只有一层浑圆光滑，像包裹在乌鸡白凤丸之类的丸药外面的薄薄的蜡衣。

这些往事，早已失去了发酵，沸腾，喷发，爆裂的热力了；所以表面上流露着的只是沉静，淡漠，和春冰在水面上似的绝对的无波。

他的这时候的内心心状，天上地上，实在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若有第二个人出来，向他动问，问他“你是在伤痛么？”

的时候，说不定他竟会含笑而不言，摇着头，睁着眼，心里很满足似地否认你这问话的无根的。

可是当他把第一口烟吸进又吐出的中间，他的心里却确在朦胧地，沉寂地，感触着伤感。

慢慢地长吁出了这第一口烟气之后，那枝松松卷着的吉士牌却在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停驻了好一会，一截芝麻色的烟灰无声地掉在他的褥上了。

重新将右手举起，深沉地又吸进第二口的时候，一阵狂嗜，却忽然间逆烟冒出，冲破了他的周围的静默。

睡在后房的他的老母，这时候早已寻声而至，笃笃的走进了他的卧室。

“朴！”

你怎么会嗜得如此之凶？

听说你在吐血，现在可有血嗜了出来？

今天早晨的她的这柔和的问语，听起来却满含着无限的爱惜之情。

——呵呵，母子终究还是母子——一边还在嗜着，一边已在脑里这样想到的时候，他的涨红的脸上，

## &lt;&lt;郁达夫散文&gt;&gt;

却早已纵横流满了因狂嗜而出来的眼泪， “ 曷赫——曷赫——娘！

——曷赫——不，——不——不要紧的。

——我——我——因为现在抽了一口烟。

——烟——本来是不该拍的。

——昨天晚上，在火车上无聊不过，向茶房买了这一包，以后想不再抽了。

” 她又走近了一步，把摆在他枕旁的痰盒拿起，伏下了白发蓬松的头，向玻璃窗的外光里仔细看了一回，就旋转身来，皱紧了眉头深深对他说：“ 朴！

这可不对哩，你要马上去治好它才行。

东梓关的徐竹园先生，是治这病出名的，你起来，就搭轮船去吧，去看看他开一个方来，马上治好了它。

” “ 娘！

您放心吧，我想上医院去治，这病是不十分要紧的，吃中药怕有点粘牵。

” “ 徐竹园先生，你总该知道吧？

我去年嗜血的时候，也是他来医好的。

” “ 他，好当然是很好的，可我终有点放心不过中医。

” “ 什么话呢？

快起来，噢，快起来。

搭早班轮船去是很快的，从这里到东梓关横竖总只有三四十里路程。

” 她的这声气口吻，完全还是二十几年前当文朴的幼年她在哄骗着他的模样。

” “ 娘！

您放心吧，我会到杭州上海的外国医院里去医，这病本来是没有什么要紧的。

” “ 不，不，你还是快些起来，今天就去，上竹园先生那里去一趟来。

” 说着她就伸手向她自己的几层衣服里面的一件贴身小袄袋里摸索了半晌，从这里衣袋的夹层底里，她却取出一个缠得很周到的黑缎小纱袋来。

小心翼翼地移动着颤抖的手，打开纱袋，从里面取出了两张簇新的兴业银行五元纸币，她又走近了半步，伸着这捏着纸币的枯手向文朴怀里一扑说：“ 朴，我也晓得你的，大约你是盘缠用完了吧？

这，这你先拿去用，先去徐先生那里开一个方儿来，药也顺便就在徐先生的春和堂里抓了，今晚上就在竹园先生那里过夜，煎服一帖，等明朝转一个方，抓了药回来再来煎服。

” 文朴也伸出了一只左手，捏住了她那只握着还有点温热的纸币的枯手，举眼呆望着她，急切地说：“ 娘！

这，这算什么？

我，我虽则没出息，只当了一个学校的穷教员，没有钱寄回家来给您老人家享福，可是，可是，上东梓关去的一点路费，和配药的几个钱是还，还有在这里哩。

” “ 暖，别说了吧，病总要先治好了它。

等你好了之后，也可以寄回来还我的。

” 文朴轻轻地把她的手捏了捏紧往外推了一推，她也顺势把手松了松，两张簇新的纸币就“ 扑答” 的掉落在他的被面之上。

她向文朴作了一脸哭也似的苦笑，急促他说了一句“ 你今天就去吧！

” 背转身马上就走向外房去了。

文朴听她的脚步声一步一步的远了开去，一间两间的走过了几间空的卧房，一级一级的走下了楼梯。太阳光从玻璃窗的侧面射进了房来，照到了文朴的卧床帐子的上面。

他一个人还是呆呆的披着絮袍在被窝里坐着，静默的脑子里却有许多想头在那里断续地排列。左右邻近的人在背后对他娘的苛刻的批评，说她是如何如何的鄙吝，如何如何的不拔一毛；她老人家自己的实在也是太过分的节俭的样子，连一碗新煮的蔬菜都不忍下箸的行为，和昨晚上酒后，她责备他自己无钱寄回家来的一段对话，他都一一的回想起来了。

想到了最后，他的两只呆注在被上的眼里，忽而看见有许多重叠的红蓝新纸币在被面上跳跃，因为太阳已经射进了床里他的被上，纸币高头也照上了一条光线，而他的颊上却同时也同散珠断了线似的溢

## &lt;&lt;郁达夫散文&gt;&gt;

流出了几颗亮晶晶的大泪来，在那里折光返射的缘故。

微雪的早晨 这一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世上了；而他的致死的原因，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明白。

他的面貌很清秀，不像是个北方人。

我和他初次在教室里见面的时候，总以为他是江浙一带的学生；后来听他和先生说话的口气，才知道他是北直隶人。

在学校的寄宿舍里和他同住了两个月，在图书室里和他见了许多次数的面，又在一天礼拜六的下午，和他同出西便门去骑了一次骡子，才知道他是京兆的乡下，去京城只有十八里地的殷家集的农家之子，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之后，考入这师范大学里来的。

一般新进学校的同学，都是趾高气扬的青年，只有他，貌很柔和，人很谦逊，穿着一件青竹布的大褂，上课的第一天，就很勤恳的拿了一枝铅笔和一册笔记簿，在那里记录先生所说的话。

当时我初到北京，朋友很少。

见了一般同学，又只是心虚胆怯，恐怕我的穷状和浅学被他们看出，所以到学校后的一个礼拜之中，竟不敢和同学攀谈一句话。

但是对于他，我心里却很感着几分亲热，因为他的坐位，是在我的前一排，他的一举一动，我都默默的在那里留心的看着，所以对于他的那一种谦恭的样子，及和我一样的那种沉默怕羞的态度，心里却早起了共鸣。

是我到学校后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早晨，我一早就起了床，一个人在操场里读英文。

当我读完了一节，静静地在翻阅后面的没有教过的地方的时候，我忽而觉得背后仿佛有人立在那里的样子。

回头来一看，果然看见他含了笑，也拿了一本书，立在我的背后去墙不过二尺的地方，在那里对我看着。

我回过头来看他的时候，同时他就对我说：“您真用功啊！”

”我倒被他说得脸红了，也只好笑着对他说：“您也用功得很！”

”从这一回之后，我们俩就谈起天来了。

两个月之后，因为和他在图书室里老是在一张桌上看书的原因，所以交情尤其觉得亲密。

有一天礼拜六，天气特别的好，前夜下的雨，把轻尘压住，晚秋的太阳晒得和暖可人，又加以午后一点钟教育史，先生请假，吃了中饭之后，两个人在阅报室里遇见了，便不约而同的说出了一句话来：

“天气真好极了，上哪儿去散散步吧！”

”我北京的地理不熟悉，所以一个人不大敢跑出去。

到京住了两月之久，在礼拜天和假日里去过的地方，只有三殿和中央公园。

那一天因为天气太好，很想上郊外去走走，一见了他，就临时想定了主意，喊出了那一句后来。

同时他也仿佛在那里想上城外去跑，见了我，也自然而然的发了这一个提议，所以我们俩不待说第二句话，就走上了向校门的那条石砌的大路。

走出校门之后，第二个问题就起来了，“上哪里去呢？”

”在琉璃厂正中的那条大道上，朝南迎着日光走了几步，他就笑着问我说：“李君，你会骑骡儿不会？”

”……

<<郁达夫散文>>

编辑推荐

寂静的夏夜的空气里闲坐着的我，脑中不知有多少愁思，在这里汹涌。  
看看这同绿水似的由蓝纱罩里透出来的电灯光，听听窗外从静安寺路上传过来的同倦了似的汽车鸣声，我觉得自家又回到了青年忧郁病时代去的样子，我的比女人还不值钱的眼泪，又映在我的颊上了。



<<郁达夫散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